

● 禅理散文 ●

中国青年出版社

一味禅

# 一味 之卷

李瑛棣◎著

禅的故事



—  
一味禅

---

---



# 风花雪月本一味

△林新居

有位僧人到归宗智常禅师那里学禅，没有收获。有一天便向归宗辞行，归宗问道：「什么处去？」

「诸方学五味禅去！」那名僧人答道。

「诸方有五味禅，我这里只是一味禅。」归宗告诉他。

「如何是一味禅？」僧人好奇地问，归宗拿起棒子便打。

「会也！会也！」（我会意了！我会意了！）僧人忙着回答他心中的感受。

「道！道！（快说！快说！）」归宗催促他，僧人拟开口，归宗又打。

那名僧人后来到黃檗希运禅师的道场，把这番境遇一五一十地禀告。

黃檗于是上堂举这因缘对弟子们说道：

「马大师出八十四人善知识，向著，个个屙漉漉地，只有归宗较些子。」

可见黃檗对归宗的赞许。

在大彻大悟人的法眼里，你有多少斤两，不用多说，他便已识破；所谓「行家一出手，便知有无」，禅师们的法眼也是如此。

禅宗南宗，重在顿悟；所谓顿，也只不过因渐而有之方便说。学禅的人，慢者二、三十年，快者言下顿悟；但在开悟者来说，开悟的那一刹那，虚空粉碎，见到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时，都是一样的。大梦虽长，醒时只是一瞬，那一瞬，你说是长是短？是快是慢？但说长说短、说快说慢，已落入分别中。

唯有大悟的人，才能没有分别心。

云门文偃禅师问弟子：「十五日已（同以）前不问汝，十五日已后道将一句来。」弟子们面面相觑，云门只好自己代为回答：「日日是好日。」

十五日以前，喻未悟之时；十五日以后，喻彻悟之后。无门慧开禅师，曾为此写了一首绝美的诗：「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春花、秋月、夏风、冬雪，只有「无闲事挂心头」的悟后人才能一视同仁。

风花雪月，哪样不美？

风花雪月本一味！



用风、花、雪、月四个意象来写一套书，拜无门禅师的启示不少，然后再加上自己的构思，以禅的故事（风）、禅的诗偈（花）、禅的生活

(雪)、禅的公案(月)，来呈显法无定法的佛法、森罗万象的禅趣，一即一切，一切即一，风花雪月又何曾独立？它们既是禅的一部分，也是禅的具体而微！

禅的故事，是所有故事中最令人感兴趣的，原因在于它的发人深省尤胜于寓言故事。但禅典中的故事多半简洁而含蓄：对语文及禅的精神无法把握的人，较难领会其中妙义。透过文学的技巧来呈现它，也许是帮助读者对禅产生兴趣的第一步，然后才能漫步禅林，欣赏黄花翠竹，享受夏风抚触的清凉。

禅是一枝花，也不是一枝花。说是花，只是譬喻，说不是花，是因为它不被局限于一隅。禅诗、禅偈，是所有诗词中最耐人寻味的人生风景，森罗万象，各自展现最佳丰姿，却又不会争奇斗丽；看似不相干，却又息息相关、唇冷齿寒。在繁花似锦中，其色、其香，能品、能赏，却又不被迷惑，是需要几分功力的。

佛经朴质如雪的文学，由于意境之美而大放异采；禅宗语录的信手拈来，亦拓展了中国文学的境界。但倘若仅留连于其文字，而不思索、力行其弦外之音，恐陷于文学障而不自知。将法语落实于行住坐卧中，处处不离世间觉，才不会迷失在寻觅「兔角」的猎逐中；而能在雪意里，寂寞、能仁。

千山同一月，千江有水千江月。山有万千，水有万千，月却只有一个。古来公案，竖说、横说，也只有一个——唯一的一个目的——见性成佛。公案只是指，并非月，看公案、参公案的人才是月的本身。指有千差万别，月永远只有一个。「永嘉证道歌」曰：「一性圆通一切性，一法遍含一切法，一月普现一切水，一切水月一月摄。」知否？识否？见否？证否？



僧问：「达磨来到时，此土还有祖师意也无？」

药山惟俨禅答：「有。」

僧又问：「既有祖师意，又来作什么？」

药山又答：「只为有，所以来。」

多么高明的回答。

只因为，祖师意就在风花雪月中，所以我们要用文学来表达——李瑛棟的「风」、黄靖雅的「花」、王静蓉的「雪」、林新居的「月」——不同的题材、不同的文字风格，在森罗万象许峥嵘中，汇四归一——

风花雪月，哪样不美？

风花雪月本一味！

——一九八九年七月八日晨写于「妙云轩」

# 走向一直冒出来的云

▲王静蓉

有些禅话我们熟稔，已在心中成为意念的象征，能读到陌生却有启发意义的禅话，使人心眼为之一亮。

瑛棣在《一味禅·风之卷》里写禅的小故事，不论是众人耳熟能详的，或是较少读到的，由她写来都能精简宛然，以适可而止的一句话点亮故事精神。



与瑛棣是相识九年的好友，九年前在她要离开专校校园时，两个在

校刊上经常以文字照面人互相说一声：「给你写信好不好？」便开始了这一段因缘。那时都是年轻发热对素动世界充满探索之情的人，她由电影，而我自专校转念中文系以文学探索。我喜爱她的家乡鹿港，每有长假便会前往寻她并流连小镇，两人的心事都是色彩清亮，不喜系绊，沉于琐碎，便成了铁磁般相吸的朋友。

这个月，俩人才相偕去做了一次为期不短的自助旅行，去日本看寺宇，去看保有完善唐风的古都：奈良、京都、镰仓。去印证自禅话中所得知的日本寺宇，那些流传着一桩桩简洁明朗故事的道场，如今的禅风可好？

去京都紫野大德寺，想见说「无心故无苦」的茶道大师千利秋的风采。

去镰仓圆觉寺——也就是「千羽鹤」一书的舞台看看那场景，回味诚拙禅师的朴拙气息。

去京都西郊的妙心寺体会慧玄禅师的默默天语。并到比睿山下去学一休禅师晒晒心之藏经，至永平寺体会体会北野禅师知非便舍的哲学。

但是，清丽精美的日本风光一一铺在面前，我和瑛棣两人对这样的人生爱喜不尽，又在爱喜中自知我们只是行僧，只是这儿的过客，已经触目遇缘便满足了。

我们继续走着，走过许多教化的道场，体会其间禅意，所有的高妙心语也都只化为衣襟下的暖风或足下扬起的尘沙，我们所体会的是「平常」二字，我们继续走着，走向一直冒出来的云。

真的，禅话故事启发我们的是平常、朴实、以及深刻的自性。瑛棣接触禅典籍的因缘不是很深，却能在语言文字间处处呈现着豁朗清旷和放下的胸襟，把其间精神捕捉得很精确，这是一份「天真任然」使然。

常觉得，喜禅的人这么多，能把自己活成一首禅话，给人快乐舒怀的却不多，禅心是造作不来的，它像天性，是人的第二天性，瑛棣的人

便有这种天性，所以其文如人，处处跃现一番灵动的光影，在灵动间又涵泳着什么让我们细细思量，内化于生命。

写于一九九〇年七月十三日



# 目录

总序	风花雪月本一味	▲林新居	●二
序	走向一直冒出来的云	▲王静蓉	●八

## 卷一 和风所及 花开遍地

因缘乞丐	●二三
乞丐与禅	●二六
以头为凳	●二八

樵夫与老僧	三〇
愚堂与无难	三二
无难传法	三六
地狱与天堂	四〇
爱的教育	四二
南岳磨镜	四六
六祖慧能	五四
一休义卖记	五〇
铁眼印经	五八
了然大悟	六〇
功成授首	六二
也不梦醒不惊心	六六
鉴真和尚	七〇

卷二 清风盈怀 雪光映心

八风吹不动	七四
一喝之重	七六
虱子的起源	七八
寸丝不挂	八〇
衣服吃饭	八二
唇枪舌剑	八四
法战	八六
盘圭教学法	九〇
不淋一人	九四
一休吃蜜	九六
丹霞天然禅师	九八

### 卷三 好风如水 月明如镜

风动幡动心不动	一〇〇
点心	一〇二
西行与文觉	一〇四
梦乡见贤	一〇六
南隐禅师	一〇八
禅师与小说家	一一〇
珠光的茶	一一四
禅之一调	一七八
默默与天语	一二〇
琵琶湖畔	一二四

一休晒经	一二六
第一义谛	一二八
知非便舍	一三〇
看脚下	一三二
施者当感谢	一三四
佛光的时光	一三六
一休到五休	一四〇
坦山与醇酒美人	一四二
森林之中	一四六
秋田犬的纯情	一四八
白隐禅师	一五二
日日是好日	一五四
明珠在掌	一五六